

三彩风·随笔

【说古论今】

大师的率真

□姜炳炎



大师的率真个性,源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。让我们追随大师的脚步,静享生活之美。

在常人眼里,大师是治学严谨、造诣很高的代名词,却不知大师的率真个性,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。那一件件逸闻趣事,更增添了他们的人格魅力。

20世纪初,竺可桢和胡适在上海曾是初中同学。竺可桢个头矮且瘦,似有病的样子,胡适预言他活不过20岁。几年后,在去美国的途中,两人相遇,胡适笑言:“你怎么还没死呀?”竺可桢说:“这得感谢你,听了你的预言后,我就每天锻炼。”

不肯认输的胡适接着说:“你虽然活过了20岁,但肯定活不过花甲,不可能比我长寿。”竺可桢熟知胡适才华横溢,但有时口无遮拦,因而也不计较这些不吉利的话。两人接着打赌,胡适说:“如果你活过60岁,我会当着亲友的面,给你磕三个头。”

此后,竺可桢更加注重锻炼身体。1974年,他在北京去世时84岁。胡适则早于他,在1962年就去世了。两位大师,分处大陆、台湾两地,因而胡适没机会兑现当初的诺言。

1926年10月,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的一场婚礼,轰动了京城。新郎是诗人徐志摩,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,证婚人是梁启超,参加者几乎都是社会名流。面对自己最心爱的学生,梁启超是这样证婚的:“徐志摩,你这个人性情浮躁,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;你这个人用情不专,以致离婚再娶。你们两个人都是过来人,离过婚又重新结婚,都用情不专。以后痛自悔悟,重新做人!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!”这样的证婚,古今中外闻所未闻。

在西南联大授课期间,教授吴宓常去听刘文典讲课。讲到得意处,刘文典便问:“雨僧(吴宓的字)兄以为讲得如何?”吴宓起立并恭敬地回答:“高见甚是,高见甚是。”两位大师一唱一和,惹得学生大笑。

一天,日本飞机空袭,大家四散躲避。刘文典跑到中途,忽然想起他“十二万分”佩服的陈寅恪未出来,便带学生返回,大喊:“保护国粹要紧!”让大家搀着陈寅恪先走。这时,刘文典遇到了沈从文,呵斥道:“你跑什么?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,我要死了,就没人讲《庄子》了!你替谁跑?”

大师的率真个性,源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。让我们追随大师的脚步,静享生活之美。



【生活手记】

想和你聊聊天

□张培胜



大爷,您留个电话吧,有空我约您出来喝茶、散步,和您聊天。

上个周日,我去广电网络公司交电视收视费。收费大厅好多人,我取了一张排号单,发现前面的等待者多达90人,说不定要等一上午。

我想找个位置坐下来等,看到一个老大爷身边有空位,便坐下来玩手机打发时间。这时,那个老大爷说:“我想和你聊聊天,可以吗?”我抬起头,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个老大爷,他60多岁的样子,满头白发,脸上皱纹密布。我说:“可以呀,聊什么?”老头惊喜道:“唉,刚才我问了三个人,他们都以为我是骗子,都走开了,就你愿意和我聊天。”

听他这么说,我警觉起来,是啊,现在的骗子多,不能不防。我正疑惑,老大爷接着说:“我退休前在电厂烧锅炉,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。老伴去世了,我一个人在这里住,整天看电视、散步,没事可干,想找个聊天的人都找不到。今天趁交电视收视费,我就想来找个人聊聊天。”

我听后有些同情他,一个孤老头,整天对着电视,真够寂寞的。于是我说:“大爷,您想聊什么,我就和您聊什么。”老大爷憨笑道:“随便说说话就行了,我心里闷得慌。”我问:“您是不是身体不好呀?”他说:“我身体好着呢,只是觉得太孤独,闷得慌。”“那您怎么不到您儿子那里去呢?”“儿子工作挺忙的,他在部队,没时间回家。”

我从小就对军人有崇敬之情,便问他儿子在哪个部队。老大爷舒心地笑了,骄傲地说:“儿子在南海,守礁呢!”

老大爷接着说:“儿子也很寂寞,他所在的那个岛礁很小,他也想家,想我,担心我一个人寂寞……”说着说着,老大爷激动得掉下了眼泪。我知道,这泪水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沉的爱。

过了一会,老大爷又说:“等儿子转业了,我就不寂寞了。有时儿子打电话回来,我会就安心好多天。我担心他寂寞,他也担心我寂寞。我来交电视收视费,就是为了让电视有信号,要是哪天儿子说他上电视了,我就可以打开电视看到他,心里就特别舒服。”

临别时,我对他说:“大爷,您留个电话吧,有空我约您出来喝茶、散步,和您聊天。”老大爷笑了,给我留下电话号码后转身离去。他的背影,显得那么弱不禁风,不过他是自豪的,他有一个儿子在保卫着国土,守卫着祖国的安宁。他的背影,在我心里渐渐高大起来。

【洛城随想】

烂柯胜迹

□韩建新



烂柯山,已成为一个氤氲着文化气息的传世记忆。

应文友之邀,我来到了新安县著名的烂柯山。抬眼望去,山上林木葱茏,的确是一处清凉仙境,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神奇的传说。

晋朝时期,新安县铁门镇蔡庄村有个叫王质的樵夫,一天他上山砍柴,看见两位须发飘飘的老者在下棋,他便放下斧子去观棋。过了一会,他回到砍柴的地方,发现斧柄已烂,斧头也锈迹斑斑,及至回到村里,全村都是陌生人。

有人告诉他,其曾祖“王质”100多年前上山砍柴,一去未归。他恍然大悟,知道自己遇到了神仙,急忙跑到山上,看到那两位老者隐身进了山洞。他紧随其后想进去,但从洞内喷出一团烈火封住了洞门,他犹豫一下止住了脚步。他这一犹豫,未能得道升仙,成了半仙之体的真人。后来,这座烂了斧柄、锈了斧头的山就成了烂柯山。

我站在山上的洞真观前,只见山岭叠翠,林木葱茏,几朵白云静静地飘浮在道观上空,使掩映在层层翠绿之中的道观越发有一种仙风神韵。

洞真观建于元朝大德年间,观内殿宇巍峨,碑碣高耸,尤其是两株古柏虬枝苍劲,拔地参天。沿着中轴线行走,我依次拜谒了三清殿、官厅、圣母庙、玉皇殿,欣赏了三清殿内24幅壁画,这些壁画内容丰富、画艺精湛,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官厅之内,飞檐斗拱,钩心斗角,雕梁画栋,富丽堂皇,可以遥想当年香火鼎盛时期的巍然气派。

烂柯山的山体为石灰岩,即民间俗称的上水石。上水石纹饰精美,千姿百态,青苔丛生,令人称奇。群山簇拥中,烂柯山一峰突起,山上苍松挺拔,山下清泉叮咚,犹如仙境。

“真人王乔仙洞”在山体断崖处,洞中幽深莫测,凉气逼人,两侧石壁上镶嵌了两块石碑,就是传说中的“透灵碑”。元代的安西王倾慕这里秀丽神奇,修道于此,撰写了碑文,并用蒙、汉两种文字镌刻在碑上。我们借着手机的光亮,仔细观赏了碑文,碑文字迹遒劲,文笔清丽,生动地描述了烂柯山的风光。洞壁镶嵌有敕修道观的元成宗铁穆耳圣旨碑。

烂柯山上还保存着历代碑碣石刻60余块,见证着烂柯山的风云变幻。孟郊、徐渭、戴明世等历代文人墨客,都有关于烂柯山的诗作或画作传世。

烂柯山,无论是在世俗生活中,还是在史册里,都已成为一个氤氲着文化气息的传世记忆。